

◎起因是這嘆：<https://www.plurk.com/p/m25zhp>

◎刻癒組！兩人的介紹和出處：<http://blog.yam.com/gwcatgwcat/category/3100915>

◎亂入組是胡緋青，出處與介紹：<http://blog.yam.com/gwcatgwcat/category/4925971>

↑斷頭注意

身為一名在台英國人，克里斯對於春節的認識，差不多就和亞洲人對聖誕節的認識差不多，大概知道這個節日要幹什麼，可是對其中意義、情感或各種辛酸都不甚理解。

因此當他的戀人兼同事——蕭霞影——為了女兒打算在初二帶法籍男友回家一事，整整失眠四天、胃口欠佳、只差沒上吐下瀉時，克里斯雖然心疼的要命，卻無法理解對方緊張的原因。

克里斯走進廚房，看著在流理台前再三夾菜、舀湯試味道的年長戀人，抬起手輕揉對方的肩膀道：「霞影，這只是個普通的聚會，你女兒交男朋友了，想帶回來給你看看，僅此而已，你不用多慮。」

「克里斯……」

蕭霞影反握住克里斯的手，搖搖頭輕聲道：「小芬選在初二帶男友回來，而且還提前那麼多天告訴我，這絕不會是個普通的聚會。」

「不是普通的聚會是什麼？」

「是回娘家。」

「娘家……啊，你是說『初二回娘家』的那個娘家？」

「就是那個娘家。」

「……所以？」

「所以來的不是小芬的男友，是她的未婚夫。」

蕭霞影鬆開握住克里斯的手，以筷子又一次調整圍繞紅燒肉的水煮花椰菜道：「娘家是婚姻當中女方父母的家，而夫家則是男方的家。過年時出嫁的女兒除夕、初一都是和夫婿一起在夫家過，初二再一起帶著孩子回娘家。」

「因此你認為，你女兒挑這天把男友介紹給你，是在暗示他要嫁給這個男人了？」

克里斯從戀人身體猛然的僵硬明白自己猜對了，把下巴靠在對方的肩頸上道：「假如是這樣，你就更不需要擔心了啊，你是評分者不是被打分者，該緊張的是對方不是你。」

蕭霞影眉頭的皺摺沒有因此削減，維持筷夾花椰菜的姿勢，沉默片刻才開口道：「克里斯，你知道香織堂的狐仙嗎？」

「知道，是一個頂著中文名，卻穿著日式的服裝，頂著一顆灰青色的分岔長髮，戴著一副厚重的圓框眼鏡的奇怪占卜師吧？」

「你知道得好清楚。」蕭霞影意外地道。

「因為太多人跟我說過這人了。」

克里斯沉下臉煩躁地道：「學生提這人我不意外，年輕人本來就喜歡新奇的事物；然後原本就愛拜拜算命的總務、煮飯、打掃先生太太更不用說，他們不談這人才奇怪，但是居然連王教授、黃教授都……那個占卜師是有那麼靈驗嗎？」

「是很靈驗沒錯。」

蕭霞影接收到戀人驚訝的目光，略帶尷尬的坦承道：「我兩個月前被宜均拉去香織堂，本來只打算旁聽不卜卦，但是在我們之後的客人塞車沒辦法準時到，所以狐仙就以打發時間為由，免費幫我卜一卦。」

「這卦和你緊張的原因有關？」克里斯問。

蕭霞影點點頭，放下筷子轉身面向克里斯道：「我請狐仙幫我卜小芬的姻緣，狐仙說小芬已經和她的真命天子相遇，然後我將會在年初二見到這個男人，並且以他為契機，得以參加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的婚禮。」

克里斯愣住，接著猛然理解戀人焦慮至此的原因——如果來的人是女兒命中注定的伴侶，那麼就絕不能給對方下壞印象，以免破壞得來不易的好姻緣。

「霞影……」

克里斯好氣又好笑的低語，舉起手撫上蕭霞影的臉頰道：「如果那個占卜師真的準，小芬帶來的是最適合當她老公的人，那麼就算你不討好對方，也一定能會和這人相處愉快；而假如占卜不準，那你就算惹怒這男人也無所謂。」

「話可不能這麼說！即使算命時算出富貴命，但如果因此就懈怠不工作，那最後也是會成乞……嗚！」

蕭霞影停止說話，但原因不是話說完了，而是克里斯忽然吻上他的唇。

這個吻持續的不長也不短，足以溫熱彼此的雙唇，但不會讓任一人湧起窒息感，而當兩人分開時，蕭霞影一臉想抗議又說不出口的樣子，克里斯的臉上則掛著笑容。

「你不能怪我。」

克里斯雙手攤平無辜地道：「你緊張兮兮的樣子太可愛了，讓我忍不住親下去，好把你的注意力從未來的女婿身上搶回來。」

「克里斯……」

門鈴聲截斷蕭霞影的話聲，他幾乎原地跳起半寸，在廚房連轉三圈才稍微冷靜下來，抖著聲音請克里斯將流理台上的菜餚端到餐桌，然後直接穿著圍裙跑去開門。

當克里斯把最後一道菜——烤全雞——端出去時，蕭霞影也從玄關回到餐廳，他身後跟著女兒蕭芬儀與一名棕髮碧眼的高大外國男性，而這名男性很快就和克里斯對上視線。

「克里斯·費雪。」

克里斯伸出手報出自己的名字，正要繼續自我介紹時，眼角餘光掠過戀人的臉，發覺對方的臉色白到發青的地步，頓了一下改口道：「是小芬的父親的同事，在同一所大學的雕塑系任教。」

「我是康斯坦丁·杜蘭德，是愛著小芬也被小芬愛著的自由記者。」

高大的男性——蕭芬儀的男友——握住克里斯的手毫不害躁地道，然後立刻被矮自己一顆頭的女友肘擊。

克里斯默默看著兩人親暱的打鬧，在替蕭芬儀感到高興之餘，也冒出濃烈的鬱悶。

和「蕭霞影的同事」相比，克里斯更喜歡的介紹詞是「蕭霞影的伴侶」，如果可能的話，甚至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兩人是這種關係，但是從方才蕭霞影的表情，他明白戀人不希望自己說出來。

蕭霞影將女兒的幸福放在自己之前，為此他能毫不猶豫地將自己關回櫃子裡，只求不會驚嚇甚至嚇跑未來的女婿；克里斯不認同這種作法——不能接受蕭霞影性向的人沒資格娶他的女兒，但是他將蕭霞影的快樂看得比自己重要，因此即使不認同、不愉快、不甘願，他也能笑著說自己是同事而非伴侶。

好在這份惱火很快就被康斯坦丁帶來的故事與笑話消滅大半，這名熱愛旅遊的法國男人大膽、有趣而且樂於被女友踐踏尊嚴，很快就將餐桌邊的氣氛炒熱，蕭霞影甚至幾乎脫離了籠罩他四日的緊繃，叫克里斯有些吃味。

然後，就在氣氛最好、所有人笑得最燦爛，且克里斯和蕭霞影靠得最近的時刻，康斯坦丁問出了那個問題。

「對了，伯父和費雪先生應該已經去英國登記結婚了吧？」

康斯坦丁望著桌子另一端瞬間僵住的蕭霞影與克里斯，誤解了兩人震驚的原因，抱歉的拍拍頭道：「對不起、對不起，我問了蠢問題，兩位看起來這麼恩愛，一定早就結婚了，對吧？」

蕭霞影張口再閉口，反覆數次後驟然雙手掩面，垮下肩膀靠在桌面上無法控制的哭起來。

克里斯輕拍蕭霞影的背脊，腦中忽然浮現蕭霞影轉述過得狐仙預言，先驚訝的睜大眼睛，再揚起嘴角露出笑容。

「我們還沒登記，但我已經把資料備妥了。」

克里斯摟緊戀人的腰，堅定、自信、絕不退讓地道：「今年暑假我就會帶霞影飛去英國結婚，屆時歡迎你來參加我和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的婚禮。」